



家庭園藝

● 鄉土行道樹 ●

文圖／李明儒

樟樹淪亡記

鄉野宿老指著植滿檳榔的山谷，說：「你從這邊看過去，可看到的地方為止，過去都是野生的樟仔林……」現今的台灣林野，再也找不到一片原始的樟樹林，而且有許多的巨齡樟木，也在這近30年間成為伐木業的犧牲者。今天殘存鄉間的百年樟樹，如果不是由於因緣際會或是靈異交織的巧合事件而保留下來，恐怕早已被製成瓶瓶罐罐的樟腦油（丸），在過去的歲月裡揮發殆盡。

美麗的台灣島雖然早在三國時代便被劃入我國版圖，但歷代甚少經營，因此1400餘年間一直保持相當原始的面貌；至300年前為西方人發現，遂驚嘆為「福爾摩沙」。

美麗的福爾摩沙在天然的物產及學術價值上，在過去的百年間備受重視且馳名國際。但因經歷滿清、荷蘭及日人據台，使先民在經營及發展上迭受戰亂的影響，因此開墾有限。

至日據時代，日人有計劃的開墾和經營，尤其是林產品的砍伐和出產最多，其中數量最巨者當屬檜木和樟樹。

原始樟林的浩劫

公元1918年，日人在台的最高機關總督府所屬的樟腦專賣局實施全島樟樹調查，這項調查動用了30餘萬人次，費時6年有餘，終於在1924年完成。這次調查統計全島的樟樹分佈面積約110多萬甲，計180餘萬棵，材積約200萬石，如果製成樟腦可得成品1億500萬斤，如果以年產量500萬斤計算的話，全島可砍伐約20至30年。這次的調查使台灣成為20世紀初期的全球最大樟腦輸出地，但也造成原始樟樹林的全面淪亡。

現今的台灣林野，再也找不到一片原始的樟樹林，而且有許多的巨齡樟木也在這近30年間成為伐木下的犧牲者，一去不再復返。今天殘存在鄉間的百年樟樹，如果不是因緣聚會或許多靈異交織的巧合事件而保留下來，我想它早已被製成瓶瓶罐罐的樟腦油或粒粒雪白的樟腦丸，在過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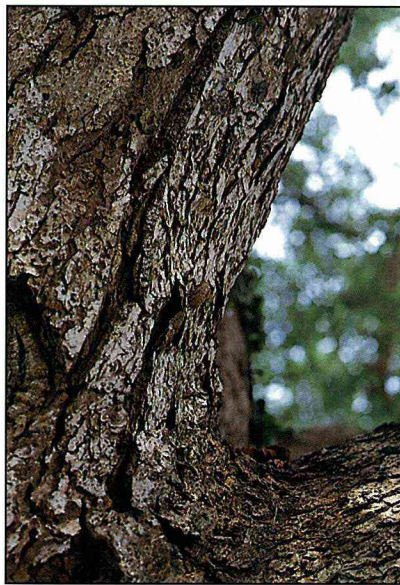
的歲月裡揮發殆盡。

走過流逝的歲月裡，我們經常會不自禁的感喟，尤其是路過類似「樟樹灣」、「樟樹路」的地名時，每每錯愕於地名與現實的遙遠差距，而為逝去的一切充滿緬懷。

芬芳老樹是良材

樟樹是樟科的代表性植物，為台灣固有種，日本亦見其分佈。同屬的牛樟更是本省的特產，由於其枝幹比樟樹更形通直而高大，因此是林業中的良材，目前廣受重視，正由林業單位大力推廣栽培中。

樟樹皮有縱裂的刻痕，為其特徵之一。



樟樹的全株具有芳香，由於含有揮發性的油脂，因此甚少病虫害，即使刨成材製作傢俱或雕刻品，亦可久年保持芳香而且甚少虫蛀。因此在過去，樟木所製的櫥櫃和神像皆為高級的產品，在市場上不但備受重視，且有一定的價格，在古董市場裡也有保值的價值。

樟樹在我國的運用可追溯至爾雅的年代，歷來也多半使用中藥中，在民間，其角色不單只是植物和藥用而已，而且尚有神祇的意味。台灣過去擁有許多天然的樟樹林，其中不乏數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巨木，可惜在時光的流轉後所剩不多。今天在全省的百年老樹調查裡，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樹種為樟木，由此可見樟樹的長壽了。但這種調查的範圍僅指有人居住的村里鄉野，在偏僻人跡難至的高山峻嶺，則不在調查之列了。

我個人過去對百年老樹的題材十分有興趣，曾經走訪一些現存的宿老前輩，從他們的口中多少體會了樟樹林淪亡的悲涼過往，尤其是當他們指著植滿檳榔的山谷時說著：「你從這邊看過去，可看到的地方為止，過去都是野生的樟仔林。日據時代日本人雖然有砍伐，但都有計劃的進行，不像光復後砍得那麼徹底。這幾棵老樟能留下來，實在有許多靈異的故事，否則也早已不存在了…」面對著現已立廟祭祀的樟樹公和滿山遍谷的檳榔樹，心中的感覺是酸楚的，而風中似乎有著無數樹靈的咽哽聲，我不禁想，有時風物信仰似乎比自然生態保育更來得容易深入人心，而且有效果。

像草屯坪頂里便有一棵六百多年的樟樹，過去因吃人樹的傳說而盛名遠播；十餘年後發現是一場孩童走失的誤會，但這個事件卻使樹更為人所敬仰。緊接著大家樂興起，明牌與顯靈的傳說不斷，遂使樹下喧騰了好一段時日，直到賭風稍斂，樹下才逐漸



敦化南北路上的樟樹林，為台北市現存最美麗路段之一。

靜息。

樟樹因其獨特的樹姿與芬芳，在民間便有神祇的性格，如果再加上穿鑿附會的傳說及有心人的護持和推動，立廟興祠便指日可待了。

樟與樟腦

即使樟樹在民間擁有宗教上的意義，但在植物學家的眼中，它仍只是一種單純而有經濟價值的植物而已。

樟樹，一般民間稱為芳樟、樟仔或樟腦樹，主要分佈在中國大陸南部，遍及日本、琉球及馬來西亞等地。在台灣，由全境平野至海拔1500公尺的山區均有其踪跡，目前因其經濟上的效益，有集約性的大面積栽培，其目的不外製材和製樟腦。

樟腦是我國古代的一項發明，其發明時間可追溯至公元200年左右，早期做為藥物使用，有提神醒腦、止痛、防霉、祛臭、驅蟲等作用，也可用於酒精及鴉片的解毒。近代在工業上則是製作賽璐路及無煙火柴的主要原料

。其副產品用於製作香料、醫藥、塗料和稀釋用溶劑。殘渣則用於电路板的絕緣塗料和馬路鋪設塗料，經濟價值甚高。

過去台灣在伐樟時代，製腦場由於得天獨厚的條件而興盛一時；但隨著樟林的伐砍殆盡和人工樟腦的發展成功，製腦業遂一下子成為過往雲煙，省樟腦局也在民國41年正式遭到裁撤。到了今天，製樟腦廠也只剩一家，而且以生產樟腦油為主，多半供民間的外用藥使用，其價格也逐漸攀升而成為珍貴的油類了。

樟樹的葉片革質互生，一年四季長綠，只有在落葉期才會轉紅而萎落，由於其落葉期十分短暫，因此一般歸類為常綠樹。分辨樟樹的方法之一即摘取葉片，然後揉碎嗅一嗅，會有十分明顯的樟腦香味。除此而外，其樹皮有明顯的縱向龜裂與刻紋，這種特徵使樟樹幹容易流露出歲月的痕跡，而予人一種溫柔的流年情懷。所以每當我行立樟樹下時，最常做的三個動作，便是「抬頭望」「深深的吸氣」「撫摸凹凸

不平的裂痕」，其實這三個動作便能充分的領略樟樹的獨特美感了。

樟樹在春季的2至5月會開花，但花淡黃綠色而不顯著，因此甚少人注意。另外這個時節也是樟樹的落葉期，葉一邊落又一邊萌發，新芽的嫩翠是樟葉最美的一個季節。其餘的三個季節，除了果實的成熟會有變化外，永遠是一種模樣，予人悠閒輕鬆的感覺，尤其是樹蔭下，更是漫步休憩的絕佳地點，值得您聆賞。

悠悠綿綿樟樹道

台灣現存的樟樹路當然以名聞到集集的台十六線最為有名。這條長達5,500公尺的綠色隧道，是日據時代（1940年）日本政府下令栽植的，當時鄉民以戶為單位，每戶分配8至10株不等，種到活為止。現今台灣存留的有名行道樹泰半是這個時期留下來的，再早以前的已消失殆盡。

這條道路因觀光事業的發展，車輛通行量日增。自從新中橫通車後，大量的遊客及車輛湧入



草屯坪頂里的吃人樹，
現已成為村民的信仰中心。

，使原本不甚寬敞的馬路更形壅塞。有鑑於此，省公路局有意將馬路拓寬，但因老樹及水利等諸多因素，使這項計劃一直沒有結果。

過去有許多經營數十年的行道樹路段，皆因道路拓寬而毀於一旦，今日由於自然保育的呼聲愈來愈高，這種情形恐怕是不會再出現；但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總有一日終需解決，屆時環保與經濟效益的問題恐怕將更白熱化，只是不知被犧牲和被成全的是哪一方面而已。

除了名聞到集集的綠色隧道外，台灣鄉間其實仍有許多路段栽植樟樹，只是路段較短，而且樹齡仍淺，因此一般沒有特別的印象。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非台北市敦化南北路莫屬了。這條由松山機場一直到信義路口的樟樹林，是台北現存的行道樹中最美的一段了。這些樟樹栽植在快、慢車道的分隔安全島上，以4株為一排而栽培，生長得相當整齊，遮蔽的效果亦極佳，其中有散步道和休憩椅，許多人都喜歡前來走走，即使因生活忙碌無暇往遊，但只要驅車經過，亦足以使人心生歡喜了。

樟樹以其特有的優雅枝幹和芬芳，在民間的生活和信仰上佔有一席之地，過去的樟樹林雖已淪亡不在，但生命是生生不息的。如果我們的保育觀念能落實，如果我們的環保與經濟能並重，則台灣的前景仍然是可期的；我們雖未必自己能享受得到，但至少後世子孫必能受益。懷抱著這樣的心情，我個人深自期待更多支持的聲音和行動。